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  
第二十一回 翟員外大撒買花錢 鄭玉卿穩吃新紅酒

〔沁園春〕詞 火宅牽纏，夜去明來早晚無休，奈今日不知明日事，波波劫劫、有甚來由。人世風燈、草頭珠露，幾日傷心眼淚流。不堅久，似石中迸火水上浮漚，休休聞，早回頭，把往日風流一筆勾。但粗衣淡飯隨緣度日，任人笑我，我又何求。限到頭來論不得貧富，著甚乾忙，日夜憂。勸少年把家園棄了。海上來游。

且說鄭玉卿因來替翟員外接提親送禮，和李師師勾上搭了。半夜又到銀瓶臥房。偷彩新花，二人誓結同心，無人知覺，依舊宿在書房。天明洗面整衣，悄悄而去，回復翟員外的話。

到了他家，還不曾起來，在前廳坐著，翟員外忙披衣而出道：「你來的恁早，是在巢窩裡姨子家宿來？」玉卿搖頭道：「我如今還乾這營生，也不是人了。來替你報喜信兒，你先說把甚麼謝我，翟員外笑道：「那事有幾分了，等我去梳了頭來」。一面吩咐小廝們安排好早飯，和你鄭大爺吃，笑著進去了。待不多時，翟員外打扮新服，搖擺出來，甚是鮮明，穿一套荔枝色漏地縐紗直裰，玉色線羅銀紅京絹的襯衣，頭上烏紗方幘，漏出那赤金龍頭簪兒，巾上斜個琥珀漢塊，薰的香撲鼻。與玉卿作了揖謝了，小廝排下八仙桌兒，吃過一杯松子仁茶，就是小金鍾牙筷兒一副手匣，無非是南果糖食，雞鵝鴨卵，鱈魚海蟹，件件精緻。酒過數巡，就問起往李師師家送禮的事來，玉卿道：「你且吃一大杯，我才肯說哩。」即取過一個茶杯，滿滿斟了一杯麻姑酒，那酒又香又辣，翟員外一飲而盡。笑著道：「你可說了罷。」玉卿道：「昨日送禮原說探探口氣，誰知這等順溜，也是哥的喜事臨門，該是因緣撮湊，就留我在書房裡吃了便飯，我才把哥的門第家道，人材名望，件件誇贊了一遍，李師師起初全不吐口，又是五千兩，三千兩，一味海說，依他說的也有些正理，他道：『我如今四十的人了，沒兒沒女，只這一個女兒，比我親生不同，招個好人家就是我養老的。一般名說是嫁了女兒，講些財禮，只是傍人體面好看，論起情來有甚麼多少，原不比那娶嫁孤老姨子的，日後我老了，這幾個丫頭嫁了，我就隨著銀瓶過日子，連我的身子和這些家事，還待那裡去不，我成如今自皇上曾親幸過幾番，天下人誰不知道我是嫁不得的人，人也不敢娶我。就終老在這個門裡，我也不肯低了我的門面，這銀瓶又經皇上選過一番，雖沒進宮，也是有名器的女兒，比不得泛梳籠人家個粉頭，只我這個女兒，姿色才貌，文墨絲弦，件件精通，就是蘇杭兩京，娶這個瘦馬，也得一二千金。休說我這一分家事，不要穿戴的金珠寶石，只這古董玩器還值二三萬金，送的財禮將來還是他的，只好替他收了叫人好看罷了。』」說到此處，玉卿不言了，使眼看翟員外，只見他好一似酒醉的螃蟹，全動不的了，只把眼兒瞪著，沉吟了半晌道：「他說的也有理，如今可怎麼樣？」玉卿把嘴嚥了兩啞，道：「依小弟說，如今這件事不是小可，這李師師身子和家事，連銀瓶他總要尋一個好主，就要上上下下全全的交付給這個人，少說也值幾萬銀子，一棒打著兩個鴛鴦，那李媽媽看中了才許親，連他都嫁在裡頭，只是不好說出來罷了，除了哥那有這個好主，如今咱拿著他的拳頭打他的眼，雖把銀子幌幌眼，少不得還是咱的，他見小弟說哥十分志誠，比不的串巢窩的浪蕩子弟。他就喜的極了，看著小弟眼裡酸酸的，說道：『遭這樣亂世也要早尋個安身的去處，當初朝廷在日，還有這體面，今日不知明日事，但得小弟成了親，我也就要全家去過日子，圖下半世快活。』只這幾句就是他實心了，他不十分要嫁，還不肯說出這話來，哥你再自己酌量，小弟不過騙你的喜酒吃，難道你那快活時，一個傾城的絕色和一個半老的佳人，肯著小弟打個頭兒也就勾了。」說著跳起來，這翟員外著實打了一下，玉卿故意的跑。

說不多時，翟員外催飯來，撤了手盒，就是一碟燒的稀爛豬蹄，一碗麻姑小炒的筍雞，一碗醬燒的大方東坡肉，一碗燒的雞子膏，又是一碗汴河裡大鯽魚，一碗生炒小炒大螃蟹，兩盤蒸酥果餡，俱用大官窯玉色御膳碗，是新出窯的，各人一碗上白米粥兒，兩個家僮不住添換。飯罷，茶漱了口。這翟員外一似蛇鑽了五竅心裡又癢又悶，不住的在廳台上來回亂走。玉卿又道：「你定了主意應承不應承，咱好回他話去，人家一個黃花女兒是輕提的？咱回不對也教他笑咱不是行家了。」說著翟員外也不答應，繞院子亂走一回，翟員外道：「畢竟得多少財禮才完的事。」玉卿道：「哥，你嫖一世，還等人說，你風月兒那件不在行來問小弟口，估估他這家人家，可是輕開口的，到不如推件事早早辭了罷。」員外笑了笑，搖一搖頭，往院子裡又亂走，全不言語了。玉卿故意要去下台坡來，翟員外又轉回去了，把玉卿拉在一個小小書房裡，道：「依他口氣實指望多少。」玉卿笑道：「小弟愚見，這樣大眼的科子，騙過朝廷的人，你我些小如何動得他，就極省費也得二千上下使用，他也得千金的陪送，咱就費了些，我還尋出個法來叫他倒貼出來不難。」翟員外忙道：「怎麼樣倒貼出來。」玉卿道：「等下了禮，成了親，你說要娶回家去，他定然不肯，你就依著他說，放在他家裡，少不得你是女婿，他是丈母，一家大小那個敢不來服侍你，你這些飯食茶水，跟隨的人役少不得他應承管待，就小弟們到了，少不得他供給一年半載。和銀瓶熟了，他家裡古董玩器你那件取不了來，這李師師錯算了，枉是，積年若是小弟情願不肯娶過門來，我只在他家和招贅的一般，弄犯了這老鴛，隨著我手轉，她連身子都屬了我的，甚麼一千二千兩，都要貼出來，才罷。」幾句話說的翟員外眉花眼笑肉麻起來道：「你說的中聽只怕小弟沒有這個造化。」玉卿又道：「世上有福的事偏尋上門來，平白得人三五萬家事和兩個美人，這是件小可的麼。」

玉卿見翟員外有幾分依從的意思，又催促道：「李師師昨日使我午間回話，常言道提姻親如救火，只一歇手他前後打算，不得咱的便宜就不依了，如今只講就了財禮，立了婚單，一等盤稱過去再改不的口。」翟員外道：「小弟這裡也沒有這許多，若是一千銀子，別的金珠尺頭打算個五千之數，還勉強來的。」玉卿搖頭道：「成不上來，還要添些好。」一面說著往外又走，翟員外又拉下了。玉卿道：「我替他算來，你去下禮完婚謝親，還有他家的親眷添箱的，道喜的，也得十數席酒，這些嘗錢，喜錢，也得一二百兩銀子，再替他全包了，添上二百兩，共湊一千二百兩之數。他若不依，小弟跪著央也央他允了。咱破著花這些銀子，到底有回來的日子。」說的翟員外依了，就忙叫取日曆。定個下禮的吉日，一總去說成了罷，恐更改了。取了日曆，看的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，二月十五日完婚，花朝大吉，不寒不暖的天氣。玉卿還道日子近了，說著話就往外就走，道我去探探，還怕不依，大踏步去了不提。

卻說李師師那日收用鄭玉卿，見他伶俐乖滑，又在子弟行裡透熟，風月頑耍，無一不妙。因他天明早去，不等梳頭，免了外人看破，十分在行。那半夜裡入花園，偷了銀瓶，他那裡想得到過午以後才梳洗停當，鄭玉卿早在客位坐下，丫頭來說，鄭二哥來回話了，喜的師師忙叫請進書房來罷，自家人還傳什麼。鄭二官抖抖衣裳，忙作謝昨日大擾，費娘的情。說著兩隻涎眼看著師師只管笑。師師也著袖子掩著口笑道：「二哥你嘗著滋味了，來的好勤。」不一時吃了茶，玉卿挨近前來道：「銀姐的親事，有幾分成了，把翟員外許了一千兩銀子，五百兩的穿戴，說了一遍。又說道：「娘若嫌輕，兒子再使他包席面添上二百兩，也是我一點窮心借花獻佛，不枉娘抬舉我，咱如今沒有胳膊往外折的。」說的師師喜了道：「這個不許過門的話，講過了不曾。」玉卿道：「娘不消先說，兒子和他說過，著他來求我，咱還要扯硬弓哩。」師師喜道：「多累哥哥，還叫銀瓶來，說他知道。」即使丫頭叫姑娘，說道：「鄭哥來提親了。」卻說銀瓶昨夜破瓜，睡到午後才起來梳妝，聽見叫是鄭玉卿來了，又喜又羞，忙忙勻了臉，下樓來書房，相見已畢。坐下了。師師先說道：「你謝了二哥，提了親，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禮，二月十五日過門，銀瓶害羞把臉扭著笑了一笑，不言語了。師師又要留玉卿吃飯。玉卿道，我回他話去。師師送至外廳，銀瓶進去不提。

話不絮煩，到了正月二十八日，翟員外安排僕馬齊整，衣服華麗。請的官客，是張都監吳春元，及一班兒幫閑子弟，鄭玉卿王三官孫寡嘴，張斜眼，都借的鮮明衣服，叫了兩班吹手，將著食盒羊酒茶食細果，一樣簪花結彩，大吹大打上門兒去。師師家大廳，備了六席。請了李武舉奉陪。取過禮帖，抬過食盒來一看卻是二十個大元寶，金簪金鐲，裙帶領，珠箍環，一件不少。外有散銀二百兩，用一書匣捧著，為席面之費。眾人也自心驚，誇員外揮金如土，這才是個子弟。師師把盞安坐已畢。去收禮。這鄭玉卿賣弄他的慳慳，不住的往後亂走，替銀瓶收簪環抱尺頭，上來下去，往閣上亂走，俱送在銀瓶櫃箱裡。故使師師不疑，以便來

往。師師安席而去。這些來客，見此大禮，原要盡歡，先是家樂。巫雲兒六人唱畢，又有四個小優兒，也唱了一套錦堂月：

繡幕紅牽，門楣綠繞，春色舊家庭院。煙霧香■，笑出乘鸞，低扇似朝陽，障袂初來，向洛浦波試展，合神仙眷看，取千里紅絲百年歡燕。幸然，王母池邊上元燈半，縹緲銀鸞光現，一飲瑤漿，藍橋試結良緣，吹簫侶，天借雲，迎風瓊■，月高風轉。（合前）

兩下笙歌簇擁，眾侍女扶出銀瓶來，席前鋪上紅絨大氈毯，朝上拜了四拜，打扮的天仙相似，不消說金釵玉■。銀瓶拜畢進去。員外捧出一對大紅麒麟金緞紅絨條著白銀五十兩，做了拜見分。前廳唱鬧飲酒，點起滿堂紅燈燭，把個翟員外醉的是泥人一般，眾人們替他簪花打喜，鬧成一塊。天至二更，那裡肯散。那鄭玉卿知道東角門一條衚衕，直至花園。推去淨手，悄悄推開銀瓶閣子，正然夢臥。把兩腳高擎，就著床褥，這一次比前番不同，情竇已開，排闥而入，銀瓶知道此味，也不做客。正是：

春水溶溶月一塘，中含荳蔻似蓮房。  
溫泉欲漱玲瓏玉，搖柱中分細碎香。  
嬌蕊難容雙蛺蝶，白波時泛兩鴛鴦。  
也應細柳風前怯，無奈嬌鶯喚阮郎。

玉卿泄過一次，忙忙逕至前廳，眾客歡鬧不休，師師出來，送了大杯，方才起身。翟員外又費了許多賞賜。正是歌時花近眼，舞罷錦纏頭。不覺到二月初旬，李師師著鄭玉卿過來，要講過在京師買下宅子，才許過門，一時無宅子且在師師家住，翟員外俱依了。師師家也打造了許多珠翟裁剪了半月衣妝，書房東邊，原有一座退廳，中間打上木壁子，安安糊壁，十分潔淨，翟員外做了臥房。二門外邊兒開個角門，使他家人出入。俱不許進師師內宅來。那園中小閣子，原是銀瓶內室，依舊自己住著，外人不得到的。一一安排停當，到十五日，翟員外自己催妝，打扮得錦上添花，坐著轎子吹打，燈籠火把，抬著酒禮，和迎親一樣。還是一起幫閒的陪著。李師師家依舊設的大席，鼓樂喧天，吃到天晚客散，才扶出銀瓶來入帳。這些幫客怎肯早散，鬧至初更。掌起燭來。玉卿推淨手，往後直走到師師房中，假說翟員外明日謝親，問問娘要甚麼禮節，也好治辦。看見銀瓶穿著大紅縐紗底衣兒，銀紅比甲，緊緊抹胸，坐在床上，使巫雲一班丫頭，那裡開面修眉。見了玉卿進來，忙躲不及，師師笑道，眼前就做新人了，還腩腆甚麼。玉卿說完了話兒。師師手忙腳亂的，收拾箱子，取頭面，看首飾。他就丟了個眼色與銀瓶，銀瓶早知，見玉卿去了，不一會，就去閣下洗浴。洗浴已畢，把自己角門關了，卻開放外廳的角門。嗽了一聲，玉卿有心聽著，趁眾鬧裡走過角門，用手牢關。這銀瓶方才浴畢，穿著抹胸，係著紅紗褲兒，兩人熟了，也不打話，依舊弄起來。這番已是三偷阿母仙桃，不比桃源初入。時候漸近，自然不敢久貪，一泄而出，已替翟員外掃開烏道三千里，先到巫山十二峰。銀瓶道，今夜沒有新紅，如何是好。只見玉卿笑嘻嘻，袖中取出個白綾汗巾來，是用新雞冠血染了三四塊上邊，叫聲姐姐我已預備多時了。銀瓶喜之不盡。玉卿悄悄入席去了。到了前廳大叫道：「這些人通不在行，再不起身各人罰一碗涼水，那有這些酒，明日來驗紅吃酒罷。」眾人才去了。

單表這銀瓶關了角門，自己去到師師房中，打扮已畢，穿一領大紅金麒麟絲袍，係一條錦豆綠花綾裙，腰束著玉玲瓏嵌寶石瑪瑙，金鑲女帶下垂著金耍孩，倒垂蓮的裙鈴纏領披肩，宮妝錦繡，頭上鳳釵高髻，足下靛烏輕挑。真是姑射仙人，飛瓊倩女。這些十個女樂濃妝豔服，各執簫管箏篋，吹打擁至，與翟員外交拜了天地。才送到東書房。擺設的錦帳紅紗燈燭輝煌。銀瓶上床端坐。燈下細看翟員外，見他寬額凹鼻卷須大口，生的腹如垂瓠，面如黑棗，可憐我怎麼嫁到他手裡。虧了鄭玉卿和我成了親事，把這廝當個外人流罷了，只今夜怎樣和他同寢，思想起來不覺淚下如雨。那翟員外見銀瓶落淚，只說是個新人怕羞。那知他三過其門別有正主，員外上前溫存，用手一摟，被銀瓶一推，險不跌倒，員外見他不喜，勉強替他解衣，還要細看，被銀瓶把燈吹滅，連衣而臥。銀瓶生怕攪撒，待員外纏到四更略一放手，被他按住，勇往難當。原來老翟陽物原大，就是少婦常不能容，況銀瓶天分緊縮，玉卿原不敢狂放，此番幸有殘瀝在中，可以少寬，那員外情濃意渴，直入重門，那得不痛叫起來。員外只道是金珠活寶，那知已是個破罐子，吃了些殘盤，做個玉卿長班罷了。

到了天明，這些幫客，早已到門大喊，要喜酒吃。師師也差人討喜，只見銀瓶藏著一方汗巾在袖中，再不肯放，被巫雲來討了出去。大家婦女笑成一塊，那裡知道這等巧事。翟員外出來，讓李師師行禮，受了他一拜。前廳擺酒，留眾客驗紅。酒至三巡，只見巫雲姐用一個螺甸漆盤，捧出紅來，員外來討，已被玉卿搶在手裡，眾人觀看。但見：

海棠著雨，新紅亂點胭脂。杜鵑隨風夜月，啼殘口血。燕語聲嬌，假意兒裝成門面。鶯啼舌怯，真情兒另有相思。吃殘蝴蝶面，借你羅篩。醉倒杏花村，勞君賣酒。

眾客驗紅已畢，把翟員外罰了三大碗，說他無情太甚。員外又封了二兩銀子，賞了巫雲。這裡連住了三宿，銀瓶只推來了月水，就退入內閣，再不出來。等著玉卿去了。

正是東園載酒西園醉，捕盡枇杷一樹金。